



# 常隨佛學

一九七五年佛誕日講於紐約美國佛教會大覺寺

敏智

## 甲、前言

娑婆世界，是最苦的世界，好壞不等，善惡相雜，修善的人，固然是不少，但是相反的，行惡的人，也更多。然而善惡不是有一個一定的標準，而兩者間的界限，又怎樣的劃分呢？在孟子上說：「鷄鳴而起，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，鷄鳴而起，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。」舜是古時的一個聖人，他助堯治理天下，有條有理，愛民如子，忘私我而爲大公的人，盜跖是古時的大盜，打家劫舍殺人放火，無惡不作，極壞的一個惡人。一個爲善的聖賢，一個爲惡的大盜，一個孳孳爲善，一個孳孳爲惡；證明這個道理，爲善的方能爲人，而不爲我，推己及物；爲惡的不然，爲己而不爲人，損人利己，擴大私我，他的佔有欲，是勝過一切人的，善人多，愛人的人多，天下人互助互愛，安居樂業，人類的世界，自然而然的就能進入一個平治的世界。相反的，各人爲私而不爲公，以我爲是，取他人所有的佔爲己有；在我方面就愈多愈善，在人方面就愈少愈佳。奪他人的生存，爲我一人的生存；一人的享受，享千萬人的享受；絕千萬人的生存，爲我一人的生存；我如是想，人亦如是想，我以不合理待他人，相反的，他人亦必反其道以待我；彼來我往，鉤心鬥角；這樣的做，天下怎能不多事呢？人類本來互助，而方能生存；相反的，人類不能互助而互害，互害的結果，彼此必趨於滅亡。在害人的人想，我有智巧，我可奪取他人的所有，以他人爲可欺；孰知欺人的人，在道理方面來講，他不但不能欺人；相反的，他是欺了自己；不知今日

欺一人，欺了一次，不可以再欺第二次；昔日爲友的，今日就轉成我的敵人。反過來說，不以欺人的心去欺人，而以愛己的心去愛人；愛一人就多一友人，愛十人就多十友人，乃至愛千萬人，則千萬人就變成友人；甚而言之，以愛己的心去愛全世界的人；那麼全世社的人，就皆變成我的友人；以全世界的人，爲我的友人；則我的生存，豈不是等如泰山，不動不搖，那裏還有什麼顧慮呢？一個人生在天地間，至爲渺小，猶如小石小木，生於大山，其生也人不知其生，其滅也人不知其滅，其生其滅，等於草木，無關輕重。相反的，我一人的生存，以千萬人的生存爲生存，乃至全世界人生存爲生存；我的一舉一動，有關於全世界的人生存，豈不等於河海行潦，泰山丘垤，鳳凰飛鳥，一樣的不同而偉大嗎？淺薄者流，何以見不及此呢？

廿世紀的世界，世道不古，每況愈下，人與人相處，用手段不用道德，用刻薄不用溫情；今日有利，今日我們可以變成好友；明日利害衝突，眼睛一反，什麼友情不友情，早已拋於九霄雲外，路人還不如。在今日的世界，每一個人，都是爭先取利，以利爲先；相反的沒有利，誰就不與誰往來；甚而變成老死不相來往，這是一個多麼的寡情世界啊？說一個譬喻，如螺絲釘一樣；今日有用我就用，明日換了一個地位，改了一個尺度，昔日有用的東西，今日已成廢物，那就不客氣的把它拔去，代以其他的螺絲釘；一人的心理是這樣想，千萬人的心皆這樣想，把人變成螺絲釘；甚而把全世的人類各各彼此，皆變成螺絲釘；螺絲釘是物，而不是人，決無彼此，有聯系的關係想法。相反的人是人，而

不是物；用物來看人，人就變成物；反過來說，物是物，而不是人，人與物究竟是兩個東西；物是被動的，而不是自動的；人是自動的，而不是被動的；以自動的人，變成被動的物，那麼人的價值，就毫無價值可言；人既失去爲人的價值，又何貴乎生而爲人呢？

人心兇惡，已到了不可藥救的地步，搶奪劫殺，無日無之；每日的報紙，列爲第一號的新聞；柔弱的人，忍於饑餓，強梁的人，挺而走險；把大好的世界，竟變成人類的屠宰場，俗語說得好：「寧爲太平犬，不爲亂世人。」太平犬好做，每日三餐，有主人餵養，無憂無慮，飽食終日，直至安然老死而後止。亂世的人，真正不易做，生一日就是一日的僥倖，生二日就是二日的僥倖；一日過去，一日的生命就得到保障，二日過去，二日的生命就得到保障；有一日生一日，今日生明日能不能生？那是不敢過份希望的！我們看看東南亞的戰爭，人命賤如草芥，年青的與體力強健的人，不要命的逃命，奔走四方，冀求苟活。年老的與體力虛弱的人，他們與她們，無法走動，唯一的一條路，就只有填於溝壑。這一幅流亡圖，任何人看了，皆要爲他們同灑一滴同情淚，真正可以說是極人間的慘事！推其所以然，還不是人心的佔有欲，在那裏作怪嗎？我欲我生，不欲人生；我欲擴大我的欲望，非殺人不能把人的佔爲我所有；他的瞋心大，我的瞋心還要比他大；人人擴大自己的大瞋心，大瞋心遇到大瞋心，不殺不止，不奪不饜；本來相生相養的安樂土，忽然一變就變成修羅的世界！所謂「一念瞋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」。人不克制瞋心，而反放縱瞋心；這是人類的最大的一個錯誤，而且這一個錯誤，是最不理智的一個錯誤，殊不知人們瞋心，是不能放縱的，愈放縱愈不可收拾；到了放縱極點，直至不可收拾的時候；不唯使人得到痛苦，相反的自己亦必不能得到快樂。所謂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」；「時日曷喪，予欲與汝偕亡」；到了這個時候。不死又有何待呢？秦始皇一統天下，用盡心機，以爲從此可以得到一世二世，乃至千百世；雖不及身而亡，那知道二世就滅亡；得的快，滅亡亦快，殺人而得的，亦爲他人殺奪而去。人生如夢，秦始皇的好

夢，固然被他做到了；但是好夢不常，不旋踵就化爲烏有；愚癡的衆生，看看這個道理，能不放下瞋心嗎？何必心勞日拙，而於幻夢中，自求痛苦呢？

人類爲什麼要有瞋心，瞋心是在什麼條件下而生起的？一言以蔽之，困於物欲而已。物欲的誘惑性，那是太大了；物欲可以使人留戀不捨，物欲可以使人喪失理智，物欲可以使人不顧一切，物欲可以使人喪失生命；物欲的害處，多至數不可勝數。在戰國時，有一日，孟子見到齊宣王，王告孟子，欲求大欲，孟子問齊宣王，是不是喫的肥甘，不足快口嗎？是不是穿的輕煖不足施體嗎？是不是采色不足視於目嗎？是不是好的聲音不足聽於耳嗎？是不是使用的使嬖不足在面前嗎？齊宣王說：我不是需求這東西！孟子說：那王的大欲，我已知道了，是欲把齊楚的土地奪來，如果像這樣所爲，欲求所得到欲望，那是等於緣木求魚一樣的成爲幻想。在佛教來講，把物欲分五種，所謂「財色衣食睡，地獄五條根」。第一種財，說得清楚一點，就是金錢。金錢這東西，是人人所貪愛的，上至達官貴人，下至販夫走卒，無一人不貪，無一人不愛；不知金錢固然是人的生活不可少，而不可貪多妄求，古往今來爲貪金錢而損害身命的，千千萬萬，乃至無法用算數，作一種統計的。第二種色，男女居室，是人生的大倫；人類的貪色與生俱來，出於自然而然的。孔子說：「知好色則慕少艾。」這不是說明人的貪色明證嗎？第三種是飲食，在飲食方面，有的人貪求口欲，追求上妙的美味；有的粗茶淡飯，唯求一飽，於願就足。孔子「飯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在其中矣！」還有的人，貪口味，愈貪而愈不滿足，世間上的俗物那裏知道淡薄爲可貴呢？第四種就是名，人無貴賤，個個貪名，利衰毀譽，稱譏苦樂，四逆令人瞋，四順令人喜。孔子云：「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，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，」不是孔子也重名？但是要知，正名與貪名，是兩件事，是不同的；天下高位，有德者居之，有其德，居其位，就可稱爲正名；無其德而竊其名，就稱爲貪名；正名有德的人，他就是君子；君子愈多於人類社會愈有利益，無德而竊名的人，他就是小人，小人愈多，朋比爲奸，竊權弄勢，

能使光明的世界變成黑暗的社會。同一爲名，一個君子，一個小人，其間相去，就不可以道里計了。第五種就是睡眠，睡眠是人所不可少的；現在工業國家，分三八制，八小時工作，八小時睡眠，八小時休息；要知道睡眠雖是人生所必需，但也不可貪多；有的人貪睡以爲愈多愈好，不知愈多於人不唯無益，反而有損，在生理上是不可以這樣作的。曾記佛陀在世，佛的大弟子，阿那律陀，每至聽法，喜貪睡眠，佛陀就加以呵斥道：「睡睡睡，絲螺蚌蛤類，一睡一千年，不聞佛名字。」律陀受斥，因而起大精進，不眠不睡，日夜爲道，損喪肉眼；這是說明人類，雖然不可沒有睡眠，但是也不可過份的貪求。還有的地方，指色聲香味觸五塵，爲五欲，因爲這五塵，是能可以起人貪欲心的。就是因爲有這個道理，所以五塵，也就可以名爲五欲了。

智度論第十七云：哀哉衆生，常爲五欲所惱，而求之不已。此五欲者，得之轉劇，如火炙疥；五欲無益，如狗咬炬；五欲增爭，如鳥競肉；五欲燒人，如逆風炬；五欲害人，如踐惡蛇；五欲無實，如夢無得；五欲不久，如假借須臾；世人愚惑，貪着五欲，至死不捨，爲之後世，受無量苦。

遊於物內的，而不遊於物外的人，在他所見到物，好像中了物迷，如膠如漆，不能分開，物就是命，不要命也要貪物；俗語說得好：「人爲財死，鳥爲食亡」。一墮於物的圈子內，任爾有怎樣的能力，縱然力拔山兮氣蓋世，用盡所有的力量，總不能跳出物的範圍外。現實是如此的，富豪的人家，出門有車代步，住的是高樓大廈，食的方面，日日上妙美味，穿的一年四季，各有不同。相反的窮人呢？衣不能遮體，食不能飽腹，住則斗室，難能容膝，行則按步當車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兒女繞膝，啼饑號寒，東張西羅，不名一文。還有在大象集會的地方，有錢的人，趾高氣揚，不可一世，人人逢迎，趨之若鶩；貧窮的人，處處居在人下，欲與人言，人則離而避之；在這種現實的環境下，唯敬金錢而不敬人，怎能使人無動於中呢？縱有冲天的大志，亦焉能不使他向現實低頭？相反的，如果在這個追求現實的世界，仍有人抱寧靜以致遠，淡泊以明志的態度，不與人

較量高下，我行我是；那麼人們不稱他天字第一號大蠢瓜，亦必說他是一個精神分裂的痴人！人人短視，知其近而不知其遠，知其暫而不知其久，執其相而不知其幻，縛於物而不能解於物，陷於物而不能超於物；一切衆生，隨物所轉，而不能轉物，因其心迷於物而不能了知物，究竟是一個如何的東西罷了！寸鼠的目光，真正可笑亦復可憐！無智慧的人，得隴望蜀，做物質的奴隸。相反的有智慧的人，那就大大的不然了，鷓鴣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，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，廣廈千間，睡僅一床；他透視物的一切，不爲物轉，不爲物而動其心。他不但以追求現實爲有光榮，而反以追求現實爲耻辱。古時的堯帝，聞巢甫許由，是天下有德的君子，一日就跑到巢甫許由那裏，把天下讓於巢甫許由。巢許同日：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矣，我何尸位爲？遂去河邊洗耳；他們認爲堯的話，把他們耳聽污了，非洗不可，不然的話，他們就可能變成污濁染污的人，這樣的態度，是何等超然啊！還有我們讀莊子，莊子一次，往遊梁國，梁國宰相爲惠子，有人告惠子說：子之相位，恐不能久保矣！因爲莊子到梁國，莊子此來，必奪子之相位，那是不可不小心吧？惠子大懼，大搜國中，三日三夜，不見莊子；到第四日，莊子往見，告惠子說：南方有鳥名曰鷓鴣，這鳥的習性，與常鳥不同，非梧桐不落，非練實不食，由南北飛，路見鷓鴣，食一死鼠，臭氣冲天，非遠避不可，鷓鴣大發臭威，以爲鷓鴣必來搶他的死鼠，像這樣高貴的鳥，還能食他的死鼠嗎？去！惠子，我是不會來與你爭食死鼠的。以相位爲死鼠，像這等人，他還能向現實低頭嗎？

若能轉物，卽是如來，佛的智慧，是超過一切人的，而一切人是不能與他相比的。在衆生方面，所見到一切法，是常的，不變的，而佛則不然，他說這許多的法，皆是無常變壞，而不能永久存在的。就衆生方面。

維摩經云：如智者見水中月，如鏡中見其面像，如熱時燄，如呼聲響，如空中雲，如水聚沫，如水上泡，如芭蕉堅，如電久住。

（未完待續）